

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」——「經」字

前三章已經解釋過「般若」、「波羅蜜多」、「心」的意義，現在說「經」字。佛經的經題可分析為「別題」和「通題」兩種。「別題」是每部經都不同的，例如《金剛經》中，「金剛」是別題；《圓覺經》中「圓覺」是別題，《阿彌陀經》中，「阿彌陀」是別題。別者，個別不同之義。「經」字則屬「通題」，通於一切經典；每部經皆有「經」字。「經」字，梵文 sūtra，漢音譯作「修多羅」，意譯為「契經」。「契」是契合佛理、契合聽眾的根機；凡經典所說之義理，必「上契諸佛之理，下契眾生之機」。

「經」字有貫、攝、常、法四種意義。「貫」是貫串，即是說「經」貫串佛所說之一切教義，使之不會散失，就像麻線貫串珠粒；「攝」者，經文攝受護持所應渡的眾生，使他們不致墮落；「常」，為「不變」之意，經中義理萬世不變，放之四海皆準；「法」是天下之應共同遵守行持的規範。概括地說，「經」是佛陀所開示的哲理，於適當時、適當處，均能契合眾生之根機，並且能令眾生遵照經中義理實行。

經題：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」——總合解釋

將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」八字總合來解釋。「般若」是究竟徹底的智慧；「波羅蜜多」譬喻渡過生死苦海，到達涅槃彼岸；「心」是眾生本具的真心。全句謂：「如果能依照此經所說的般若妙法修行，必可渡脫生死苦海，到達究竟安樂的涅槃彼岸，親證不生不滅之真心。」

「般若波羅蜜多心」七字是別題，「經」字則為通題。這部經的經題是以「法喻」（註一）來表達義理，「般若」是法，「波羅蜜多」是喻，所以此經之經題是以「法喻」為名的。從因果的角度來說經題，「般若」是因，「波羅蜜多」和「心」字是果。

《心經》譯者：唐三藏法師玄奘簡介

我們現在所講的這一部《心經》，是唐朝玄奘法師從梵文翻譯成漢文的。玄奘法師，又稱為三藏法師。何謂「三藏」呢？佛陀教義綜合起來有「三藏」：經藏、律藏、論藏。佛所說之法為「經」，佛所制定之規戒為「律」，佛和弟子們所討論之教理及歷代祖師所著述之哲理為「論」。「法」是佛法，「師」為導師。通曉經藏、律藏、論藏之法師稱為「三藏法師」，故玄奘法師又稱為唐三藏玄奘法師（簡稱唐三藏）。

玄奘法師是河南洛陽縣人，在洛陽淨土寺剃度出家。他異常聰敏，讀了很多佛經，並且周遊國內佛寺，參訪知識，欲將大乘佛學徹底研究。他覺得中國的經論不夠完備，而當時翻譯的經典又有甚多隱晦難明之處，於是他毅然發願，不惜冒險踏上千里迢迢，萬水千山的旅途，到印度求學佛法。

唐太宗貞觀三年，他獨自從長安出發，取道玉門關，經高昌、龜茲、攀天山至素葉城，出鐵門，渡縛芻河，越大雪山進入印度，整整行了二年多。根據《大唐西域記》所載：當他渡過八百里沙漠時，曾有四日四夜缺水，但他矢志西行求法，立下誓願：「寧向西天一步死，不回東土一步生。」玄奘是經由「絲綢之路」西行取經的，這路險絕非常：北有天山，南有崑崙山，西有帕米爾高原等五千尺以上逶迤延綿的高山；要越過這地區，必需要堅定的決心和非凡的體力。

玄奘法師千辛萬苦，走過了五萬多里路，終於抵達印度，依那爛陀寺戒賢大師學習梵文和唯識宗。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和鍥而不捨的精神學習，沒幾年便通曉梵文、印度幾國語言和佛教哲理，且成為當地的哲理辯論家。有一次，印度戒日王為他安排了全國辯論大會，有十八國的國王和上千名論師參加，由玄奘法師作論主，升座演講佛法，一連說了十多天，會場中所有論師無不折服。玄奘法師一時威震印度，被推崇為國師。

玄奘法師先後在印度逗留了十七年，得佛經梵本六百五十七部，於貞觀十九年

正月返回祖國，從事翻譯工作，將帶回來的梵本佛經譯成漢文。當時唐太宗特別將宏福寺及玉華宮安排給他專事翻譯。他所譯經論有七百一十五部，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，為自古以來翻譯著作數量之冠。

各位，古代旅行家經「絲綢之路」，來往印度和中國，是非常艱難險阻的：沙漠地帶酷熱乾旱，渺無人蹟；蔥嶺雪山經年飄雪，崎嶇險絕。當時冒險到印度求學佛法，需要堅定的決心和非凡的毅力。玄奘法師在印度十七年，學習和取經；他個人的決心和毅力，以及為法忘軀的精神，深為後人所敬佩，更使我們了解，現時我們閱讀的佛經，原來是得來不易的！

註一：佛陀所說一切經典，有七種立名方法表達義理：一、以「人法喻」為名：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大方廣是法，佛是人，華嚴是喻，題中人法喻具足；二、以「法喻」為名：如《妙法蓮華經》，妙法是法，蓮華是喻，題中無人；三、以「人喻」為名，如《如來獅子吼經》，如來是人，獅子吼是喻，題中無法；四、以「人法」為喻，如《文殊問般若經》，文殊是人，般若是法，題中無喻；五、以「喻」為名，如《梵網經》，梵網是喻，題中無法無人；六、以「法」為名，如《般若經》，般若是法，題中無人無喻；七、以「人」為名，如《維摩詰經》，維摩詰是人，題中無法無喻。